

孩餘叢考三



15
1906
3



15
1906
3

1875



36437
<2001-352>

陔餘叢考卷四

陽湖 趙翼 耘菘

四書別解數條

四書經朱子作註之後固已至當不易然後人又有別
出見解稍與朱註異而其理亦優者固不妨兩存之要
惟其是而已今錄數條於此大學缺格物致知一傳董
槐謂以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節移於聽訟吾猶人之
下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亦自完善則此
一章但有脫簡而無缺文更不必補矣父在觀其志父
歿觀其行朱注以為觀其子之志行則下文三年無改
句文義不相貫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轉楊循吉謂宜



作人子之觀其父解父在時子當觀父志之所在而曲體之父歿則父之志不可見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記者則卽其行事而取法之如此則下三年無改句正是足此句之義直接而下自然貫注不待下轉語也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孫奕示兒編亦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由也已之已宰予晝寢李濟翁資暇錄作晝寢謂繪畫其寢室也則下文朽木糞土之牆似更關合子罕言利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利固聖人所不言至於命與仁則論語中言仁者五十三條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豈罕言者蓋與字當作吾與點也之與謂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與

者乃命與仁也子路從而後吳青壇謂見其二子焉句當在至則行矣之後蓋子路再到時不見丈人但見其二子故以不仕無義之語告之不然旣無人矣與誰言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傳作怨何不以謂致怨於何不用也孟子去齊宿於晝考之史傳齊地無晝名者邢凱坦齋通編謂當作晝而引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晝音護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亦卽此地然則晝之當作晝更爲有據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亦云晝當作晝而以劉熙注爲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思謂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誤謂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

重一勿忘字古書如無逸篇叠生則逸三字文更有致
馮婦搏虎章周密癸辛雜識謂卒為善作一句士則之
作一句野有衆逐虎作一句如此則下文其為士者笑
之正與士則之相照應以上數條皆與朱註異者父在
及荷篠馮婦三章為最優

子見南子

論語惟子見南子一章最不可解聖賢師弟之間相知
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足以相浼而愠
於心即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以自表白類乎兒
女子之詛呪者楊用修謂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
謂予之道不行乃天棄之也其說似較勝按此說本出

記索隱謂天厭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則固
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既不仕衛不當
又見其小君是以不悅則夫子之以否塞曉之者又覺
針鋒不接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愠見君子亦有窮
乎之意正同以為吾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如
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悒侘傺形於辭色
子乃直告之曰予之否塞於遇實是天棄之而無可如
何矣如此解似覺神氣相貫

管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怏愠
夏南蓋即南子之悞而所謂憤恚怏愠
亦只侘傺無聊之意非
以見淫人而不悅也

束脩二義

束脩有二說其以為十脰脯者本邢昺疏引檀弓束脩

之問不出境及少儀其以乘壺束脩一犬賜人者又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於境中而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篋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又開元禮皇子束脩束帛一篋五匹酒一壺二升脩一案三脃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此脃脯爲贄之証也宋夏英公鎮襄陽胡旦以瞽廢在襄英公以精縑十疋贈之旦還其五疋英公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所解束帛彘彘之義同於束脩束脩則十脃之脯束帛則卷其帛屈爲兩端五匹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於隱淪之義也此亦十脃爲束脩之証也然漢書光武詔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

脩執節誠固鄧后紀有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皆以整束脩飭爲訓卽以之釋論語自行束脩以上謂能飭躬者皆可教也於義亦通至杜詩薦伏湛疏內云自行束脩訖無瑕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爲臣子忠孝交不諂瀆陳崇奏頌曰自初束脩折節行仁賈堅謂荀美曰吾束脩自立未嘗易志則又皆以束脩爲十五歲以上蓋十五乃入學之年入學必用束脩遂爲故事也

子畏於匡記載不同

子畏於匡，史記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韓詩外傳云：趙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圍孔子。子路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終而圍解。按甯武子乃魯僖公時人，距孔子且百餘年，孔子何由使從者假其名以免難？史遷之附會固不必論。至趙簡子將殺陽虎，以孔子似虎而圍之，尤屬不經。左傳：虎奔晉，適

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家語亦謂孔子以趙簡子好利，必溺虎之說而從其謀，以致禍敗。今考虎之事，趙鞅也。鞅納蒯聩於戚，宵迷失路，陽虎教以右河而南，必至鞅之卜救鄭也。陽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與戰，乃止。虎之事，趙簡子見於左傳者如此，並無獲罪於趙之事也。而韓非子又云：陽虎逐於魯，疑於齊，而之趙。趙簡子迎以爲相，左右諫以爲不可。簡主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以御之。虎不敢爲非，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則虎且有功於趙氏，豈有致其攻圍之理？况虎事簡子多年，詎不能識而誤認孔子爲虎乎？匡之地，風俗通以爲魯邑，韻會以爲在陳留，亦皆非晉

地簡子又何從而要截之則外傳之說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簡子亦不經見則家語之說亦不可信朱註但云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洵乎斟酌盡善矣

執圭

論語執圭注謂諸侯命圭按考工記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夫所謂朝覲者諸侯親朝覲於天子也朝覲執則非朝覲皆不得執也非朝覲不得執則諸臣聘問益不得執也又按典瑞及玉人瑑圭璋八寸

以頰聘鄭注瑑文飾也衆來曰頰特來曰聘賈疏謂此上公之臣執以頰聘於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頰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躬圭但瑑文爲飾耳據此則諸侯之臣頰聘於天子用瑑圭也頰聘天子用瑑圭豈有聘鄰封反用命圭者聘禮疏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瑑之而已曰瑑之者卽所謂瑑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公命圭九寸瑑圭則八寸侯伯命圭七寸瑑圭則六寸也然則惟諸侯親朝覲天子用命圭其遣臣頰聘天子及聘鄰封則皆用瑑圭論語注以聘問所執爲命圭者誤矣國君止一命圭若用以聘問倘一時分聘數國又

安得如許命圭耶

亂臣十人

亂臣十人古本無臣字唐開成石經亦尚無之考馬融鄭康成註論語皆云有文母而劉原父以爲邑姜王西莊云蓋因唐時俗本誤添一臣字子不可以臣母故改邑姜也然北史齊后妃傳論云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卽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亂臣爲邑姜唐以前已有此解

彭祖卽老聃

論語竊比老彭諸家註釋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正義謂卽莊子所謂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彭祖也按彭祖封於彭城以久壽見稱則老彭卽彭祖明矣邢昺疏一云卽老子也此其說蓋據世本史記世本云彭祖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而史記老子傳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以是參証知其爲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經見而孔子嘗問禮於老聃又孔子答曾子問動云聞諸老聃可見論語述古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而或者謂彭祖在殷已極老壽何由復至春秋時彭則錢鏗聃則李耳旣爲一人何以兩稱且彭國滅於殷末聃名見於周末若果一人則相距數百年中何以不經見殊不知彭祖爲顓頊元孫陸終第三子事見風俗通而屈原天問云

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註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又論語疏亦謂堯時封於彭城是堯時已在禹皐之列彼可以自唐歷虞夏而至殷獨不可自殷歷周乎若以鏗耳名各不同爲疑古人原有一人數名而錯見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則又不特名鏗矣太史儋見秦獻公言周秦離合之說史遷謂儋卽老子也則又不特名耳矣安在錢不可李而鏗不可耳乎且史記索隱引商容以舌視老子老子悟舌以虛存齒以剛亡商容殷紂時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稱老子也老子內傳云武王時爲柱下史是周初已爲史官也臨海廟有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是成王時或猶稱

彭祖也幽王時三川震伯陽甫曰周將亾唐固謂伯陽甫卽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謂伯陽甫姓李名耳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見於西周之末矣玉清經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遂去是又見於東周之初矣又安在數百年中絕不經見乎然則合諸書以觀彭聃一人確有明證此公直自陶唐時迄於周末入關爲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史記所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神仙傳所稱七百六十七歲八百三十八年及張守節所稱歷十二王歷三十一王論語疏所云壽七百歲者猶第各就所傳而分記之實未嘗統計其年壽也或又曰唐荆川云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烏伸

歸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論老子聞風於古之道術又絕不及長生吐納事明其各自爲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術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爲彭祖也精意於養生治身服水精餐雲母神仙傳述其言曰服藥百裹不如獨卧近世道家修煉實本於此人徒以五千言中無此術遂謂道家者流僞托於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爲老子則涵茹道德淹貫典禮猶龍之嘆且駸駸乎有儒者氣象矣不寧惟是後漢書襄楷傳老子入西域爲浮屠天神遺以好女堅卻不受曰此但革囊盛血耳又齊書顧歡傳記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乘日精入國王夫人淨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興焉是

又開佛氏法門矣然則此公方且神奇變化出沒於三教之間迭遷屢變而未有已也曰史傳所載彭聃各著誕生之異豈有一人而數生者曰吾正以其誕生而證之也風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女嬪久孕不育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彭祖則左脅所出也而元妙內篇記老子亦剖左腋而生又顧歡傳所記淨妙之孕亦剖左腋夫安知非卽女嬪剖生一事而記載者各繫諸傳首遂分見若三降生耶書之以俟博雅者

微生高卽尾生

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戰國策蘇代謂楚王曰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高誘註淮

南子尾生魯人又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不欺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相通其人素有直名蓋嘗守涇涇之信者則尾生卽微生高無疑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吳師道亦謂卽論語微生高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

史記公山不狃本之左傳小司馬註引鄒氏曰狃一作蹂論語作弗擾是論語之公山弗擾卽左傳之公山不狃也左傳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爲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懷弗敬不狃乃喉陽虎逐之是時不狃但怒懷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

氏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讎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搆陽虎發難而已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露也則不得謂之以費叛也至其以費叛之歲則在定公十二年仲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先墮郈季孫將墮費於是不狃及公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奔齊遂墮費此則不狃之以費叛

也。而是時孔子已爲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須等伐而逐之，豈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記徒以論語有孔子欲往之語，遂以其事附會。在定公八年陽虎作亂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之以費叛而召也。既叛以後，則孔子方爲司寇，斷無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讀論語，童而習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復參考左傳，其亦陋矣。王鏊震澤長語又謂不狃以費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因引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後，輒勸吳伐魯，不狃責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國，可見其心尙欲効忠者，以見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爲之說。子路之墮費，正欲張公室，而不狃卽據城

以抗此，尙可謂非叛魯乎？蓋徒以其在吳時有不忘故國之語，而臆度之，實未嘗核對左傳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論語所記本亦同。此記載之類，齊魯諸儒討論而定，始謂之論語。語者，聖人之遺語，論者，諸儒之討論也。於雜記聖人言行真偽錯雜中，取其純粹以成此書，固見其有識。然安必無一二濫收者，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信以爲實事也。莊子盜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其幣。夫陳恒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而記載尙有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毋亦類是。

羿莽非夏時人

羿善射，奘盪舟，解以有窮后羿及寒浞之子，其說始於孔安國而朱註因之。蓋據左傳羿代夏政而恃其射用寒浞爲相，浞乃取其國衆殺羿而烹之，浞因羿室生子澆及豷，使澆滅斟鄩，後夏臣靡收二國之餘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遂滅澆與豷，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跡顯然，而澆與奘聲相近，澆亦被殺於少康，遂并以澆釋奘也。按古來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呂覽黃帝時大撓作甲子，胡曹作衣夷，羿作弓，是黃帝時有羿也。許慎說文云：羿，帝嚳射官，賈逵亦云：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是帝嚳時有羿也。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殺九嬰，上射十日，下殺猓猶，其說雖荒幻，然必因堯時有善射名羿者而附會之。是堯時有羿也。而夏時亦有羿，則左傳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名羿，夷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卽夏之羿也。使以爲一人，則自黃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壽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傳曰：殺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殺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棗，高誘註謂以桃作大杖擊殺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爲一人，豈有一人而數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宮适所云並未言篡夏之事，則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澆，左傳並不言奘，孔氏特以聲相近，遂據以釋奘。按澆或音曉，或音

者而附會之。是堯時有羿也。而夏時亦有羿，則左傳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名羿，夷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卽夏之羿也。使以爲一人，則自黃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壽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傳曰：殺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殺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棗，高誘註謂以桃作大杖擊殺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爲一人，豈有一人而數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宮适所云並未言篡夏之事，則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澆，左傳並不言奘，孔氏特以聲相近，遂據以釋奘。按澆或音曉，或音

聊或音交。集韻雖有鼻之音，以爲寒泥子。王逸註楚詞，亦引論語澆盪舟，此皆因孔註而依附之，未可以爲確也。而澆之盪舟，不見所出。正義云：孔註謂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鼻盪舟，盪推也。以此知其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然則孔註以澆能盪舟，不過就論語本文而別無所據依也。而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鼻，蓋古字少，傲鼻通用。宋人吳斗南因悟卽此盪舟之鼻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旣云無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鼻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曰朋淫于家，則丹朱與鼻二人同淫樂也。吳氏之說真

可謂鐵板註脚矣。傲之不得其死，雖無可考，然傲與鼻之音相同，旣不比澆與鼻之但音相近，且罔水行舟之與盪舟，尤爲針孔相對，則南宮适所引鼻盪舟，實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泥之子，斷可識也。則所云善射之羿，或亦指唐時之羿，未可知也。况引羿鼻，但言恃力而不得其死，原不必指同時兩人，則卽以爲夏時之羿，亦無不可也。而鼻爲罔水行舟之傲，則確不可移矣。按天問覆舟斟鄩句，王逸註奄若覆舟，言取之易也。顧寧人則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澼，覆其舟，滅之，謂天問所云覆舟斟鄩者，正指此安國時竹書未出，故註爲陸地行舟也。則澆之覆

舟與鼻之盪舟本不相涉

浴乎沂風乎舞雩

論衡云說者謂浴者浴沂水也風乾身也然周之四月乃歲二月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乎蓋浴乎沂涉沂水也風歌也詠而饋饋祭也乃是二月中龍見而雩祭歌詩設樂也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孔子與之善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與風之事本易啟人疑余另有說在周時列國用夏正條內若王充所云雩祭則又失之遠矣果如其說以雩祭調和陰陽則亦爲邦者之事也又何必問求赤非爲邦歟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爲歲二月此欲

實其龍見而雩之說龍見在二月故牽強附合如此惟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又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則浴沂蓋卽三月祓除也韓昌黎註論語改作浴乎沂又是一解閻百詩謂曲阜亦有溫泉但距沂尙七里朱子初欲註浴爲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溫泉焉乃仍以爲浴云王棠謂浴於溫泉將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體而浴于川乎按此諸說惟上巳祓除最爲近理至王棠疑爲白晝中裸身而浴則又不知凡溫泉可浴之處皆有屋宇如秦之驪山等處何嘗露浴也

擊干繚缺或以爲殷人

太師擊等適齊適楚適蔡漢儒多有以擊等爲殷末人者班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廼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卽引師擊等以實之且云齊楚蔡者乃追記其地非謂當時已有此國名也古今人表列擊干繚等師古亦以爲紂時人而董仲舒對策云殷紂時賢者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師古又引方叔鼗鼓等註之并云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諸儒家往往乖別則以擊干繚缺等爲殷末人固非無稽矣然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則又卽指擊干等且孔子嘗學琴于師襄又云師擊之始則八人中已有二人與孔子同時者可知八人皆魯樂官而非殷人也漢儒徒以商本紀有紂時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之語遂以此八人爲殷末誤矣鄭康成又以爲周平王時人更屬無據至其遠適之由註家皆以爲周衰樂廢夫子正樂之後諸伶人皆識樂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且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然則四飯乃天子之制今魯亦有四飯則僭越已甚諸人之去其卽以此而不特以樂職之紊亂歟

其父攘羊

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告之上上將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父死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不亦悖乎荆王聞乃赦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即葉公所稱攘羊之事也而記載不同亦可參觀莊子盜跖篇亦云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惡係魯彥

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醜也其父出見商咄反而告

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加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當時諺語蓋即此事也淮南子云魯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嘆然則始作俑亦起於魯俗

尊孟子

孟子書漢以來雜於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楊綰始請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未行韓昌黎又推崇之其後皮日休請立孟子為學科其表略云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不過乎史史之降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皆聖人之賊也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則宋人之尊

孟子其端發於楊綰韓愈其說暢於日休也日休又嘗請以韓文公配享太學則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畝之宅

孟子五畝之宅注家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起於趙岐岐又本漢食貨志謂公田內以二十畝爲廬舍而食貨志蓋又因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竈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旣授民爲廬則邑中不宜尙有五畝當是田與邑各半故謂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爲廬舍而城邑之居亦二畝半也然孟子一則曰五畝之宅再則曰五畝之宅周禮宅田注亦曰五畝之宅並未有言

二畝半之宅者明是五畝爲一宅矣若邑中之宅僅二畝半何不直言二畝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旣以二畝半爲廬舍則樹桑不過邑中之二畝半又何以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乎然則五畝之宅俱在邑中所謂廬舍者蓋不過苦茅於壟間爲憩息地而非於公田中占其二畝半也在穀梁傳之說亦未嘗無本蓋據信南山詩中田有廬謂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廬在其內明是以公田爲廬舍不知中田猶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例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則爲田內自邑而言田中并不過如田間云爾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卽云疆場有瓜見此廬之近於疆場也曰廬則非宅

陽會義考 卷四 七
可知也。曰有瓜則不樹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詩云：「饁彼南畝。」曰：「彼南畝者，從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畝，舍井竈葱韭皆具，又何必從邑中而往饁乎？若謂自廬饁至田，同此一井廬與田相去幾何，而猶煩饁乎？且婦子皆處廬，供饁將邑中之宅，竟無人居守乎？又孟子謂商助周徹，其實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畝，更何以云什一乎？將注所謂又輕於什一者，果可信乎？否乎？以此數者參証，益知五畝之宅之在邑，而廬舍無二畝半之說矣。」

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畢出然後歸入。亦如之。其說本尚書大傳所謂春作時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也。或者據此以為農夫畢出於田野，則宜有在廬饁餉之事。然曰里胥平明待農夫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則每日曉出晚歸，不宿於廬舍可知也。且饁餉必係婦子，若自廬饁田，則婦子應俱在廬舍，而上老之出民，但云餘子畢出，而不及婦子，則婦子之不在廬舍可知也。田中無二畝半之廬舍，益可知矣。」

負戴

孟子：「不負戴于道路。」注：「負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時甚疑之，蓋習見內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獠擔」

物皆用小架負于背，架有兩皮革，而以兩臂挽之。架上又有形如半柳者，附於頸，而以皮條從後縛于額，以固其所擔物，能負重行遠。若使之肩挑，則一步不能行矣。乃知負戴之實，有其事也。然此乃苗獮所爲，孟子何以知之？意當時中國人擔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湯

割烹要湯，註但引史記。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按戰國以後，爲此說者甚多，不特史記也。莊子、湯以庖人籠伊尹，楚詞涉江篇，伊尹烹於庖厨。韓詩外傳，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負鼎，其言之最詳者，莫如呂氏春

秋具備篇云：伊尹嘗居於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侏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獻之其君，卽伊尹也。長而賢，湯使人請之，有侏氏不肯，湯乃娶婦于有侏氏，有侏氏喜，遂以尹爲媵。湯乃祓之於廟，爨以燿火，爨以犧豕，設朝而見之。尹說湯，以至味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獾之炙、魚之美者，有洞庭之鱖、東海之鮑、菜之美者，有崑崙之蘋、壽木之華、和之美者，有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飯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果之美者，有沙棠之實、雲夢之柚、而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

此所謂說湯之辭也。然當時諸說亦有不同者。屈原離騷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叔師注：后殷湯也。伊尹始仕，因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湯也。天問篇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叔師註：小臣謂尹也。湯東巡，從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濱之木數句，則云：小子謂尹也。尹母娠，身夢神女告之，見竈生鼃，則急去，已而竈果有鼃，母遂東走，回顧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林。水乾後，有小兒啼，人取養之，旣長，有才有莘氏，惡其從木中出，因以媵女嫁於湯也。由呂氏之說，則有莘不肯以尹與湯，湯結以姻好，始以尹爲媵也。由王氏之說，則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惡之，以爲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觀之，則呂說爲是。以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句觀之，則又王說爲是。蓋本無稽之事，言人人殊，固無從究其是非也。

王良卽伯樂

王良以御趙簡子得名。孟子所謂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是也。左傳：趙簡子納蒯賁於衛，郵無恤御。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郵良卽郵無郵也。而杜註：郵無恤云王良也，則郵無恤卽王良也。國語：簡子如晉陽，以尹鐸不墮壘，將殺之。郵無正進諫，簡子悟，乃以

免難之賞賞鐸伯樂與鐸素有怨至是鐸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是伯樂卽郵無正也而韋昭註郵無正云卽郵良也註伯樂云郵無正之字也然則孟子之王良卽左傳之郵良郵無恤左傳之郵無恤卽國語之郵無正本一人而伯樂則其字也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註內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是也乃顏師古旣知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爲一人而又以伯樂另爲一人何哉

市井

市井二字習爲常談莫知所出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註疏亦未見分晰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必先於井上洗濯香潔然後入市也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言之也按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此說較爲有據

七八月之間旱

七八月之間旱朱註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蓋以戰國時猶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時列國已不用周正而晉之用夏正又在列國之先說見春秋列國用夏正條內魏自晉分習用夏正已久杜預記汲冢紀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爲首可見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則孟子在魏對襄王所謂七八月者卽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

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謂夏正五六月正係望雨甚
殷至七八月則非所急不知處暑以後禾苗將秀其待
雨更切於五六月是孟子所謂七八月即夏正也而必
以夏五六月釋之則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

陔餘叢考卷五

陽湖 趙翼 耘菘

史記一

班彪謂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
卿士特起則曰列傳是蓋以本紀世家列傳爲史遷創
例然文心雕龍云遷取式呂覽著本紀以述皇王則遷
之作紀固有所本矣今按呂覽十二月紀非專述帝王
之事而史記大宛傳贊則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五
百里又云禹本紀及山海經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
是遷之作紀非本於呂覽而漢以前別有禹本紀一書
正遷所本耳又衛世家贊云予讀世家言云云則遷之

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創也。惟列傳敘事則古人所無。古人著書凡發明義理記載故事皆謂之傳。孟子曰於傳有之謂古書也。左公穀作春秋傳所以傳春秋之旨也。伏生弟子作尚書大傳。孔安國作尚書傳所以傳尚書之義也。大學分經傳。韓非子亦分經傳皆所以傳經之意也。故孔穎達云大率秦漢之際解書者多名為傳。又漢世稱論語孝經并謂之傳。漢武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東平王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賜翟方進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時所謂傳凡古書及說經皆名之非專以敘一人之事也。其專以之敘事而人各一傳則自史遷始而班史以後皆因之。然則本紀世家非遷所創而列傳則創自遷耳。叔皮乃以為皆遷創例何耶。又遷書名史記亦有所本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孔子世家所謂因史記作春秋是也。

史記二

史記高祖本紀先總敘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則稱劉季得沛後稱沛公王漢後稱漢王即帝位後則稱上後代諸史皆因之其實此法本於舜典未即位以前稱舜即位之後分命九官即稱帝曰古時雖樸畧而史筆謹嚴如此分命九官之前初咨四岳尚有一舜曰者正以起下文帝曰之例謂此帝乃舜也又顧命康王未即

位以前稱子釗卽位後卽稱王亦是此例

史記三

孔子無公侯之位而史記獨列於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國世家與孔子毫無相涉者亦皆書是歲孔子相魯孔子卒以其繫天下之重輕也其傳孟子雖與荀卿騶忌等同列然敘忌等尊寵處卽云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子困於齊梁同乎哉又云衛靈公問陣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並稱是尊孟子亦自史遷始也

史記四

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乎爲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書則韓信傳盡刪通語而另爲通作傳以此語敘入通傳中似乎詳簡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應立傳之人載其語於淮陰傳則淮陰之心跡見而通之爲辨士亦附見史遷所以不更立蒯通傳正以明淮陰之心兼省却無限筆墨班掾則轉因此語而特爲通立傳反畧其語於韓信傳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且開後世史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史日益繁也又如冒題遺呂后書至穢褻史記不載爲本朝諱也班書則覲縷述之并報書之醜惡亦詳錄不遺其無識更甚遷之優於固豈特在文字間也惟史記

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爲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紀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嘗北面事之漢高之入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王共尊爲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并爲之發喪則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項梁敗於定陶卽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因宋義預識項梁之將敗卽拜爲上將軍因項羽殘暴卽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強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王之之舊約而畧不瞻徇是其智畧信義亦有足稱者非劉聖公輩所可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逸之豈以其事附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敘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協也班史但改陳勝項羽爲列傳而懷王心亦遺之終屬疎漏後漢書列更始諸傳明史列韓林兒郭子興諸傳較爲周密矣

史記五

史記堯紀全取堯典成篇舜紀用舜典及孟子禹紀用禹謨禹貢及孟子其自敘謂擇其言尤雅者故他書不旁及也又如周穆王西巡見西王母之事周本紀不載而於趙造父之御見之亦見繁簡得宜然其中亦多有牴牾者舜紀云父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下文又云舜冀州之人也父頑母嚚象傲皆欲殺舜其文法不太複乎堯使九男二女事舜在四

岳薦舜之後而四岳之薦則以其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其時頑父嚚母傲弟已皆底豫矣豈復有使之完廩浚井謀殺其身分其財奪其妻之事乃徒以孟子書有此語遂曲爲附會則仍未見其能擇也堯既親睦九族矣據史記所敘世次則舜乃堯之族孫尙在五服之內乃並不收卹而致其陶漁耕稼所謂睦族者安在耶且族中有此聖德之子孫而堯竟不知反待四岳之薦知人則哲之帝堯何至瞶瞶若此耶左傳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國語幕能帥顓頊者有虞氏報焉則舜之先有名幕者而史記舜本紀無之又左傳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註云思舜之後也則舜之後在夏時

有封於虞者左傳舜賓德於遂註謂殷封舜後於遂則舜之後在殷時有封於遂者子產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則胡公滿之父也而史記陳世家皆不載又如契稷皆帝嚳子也契至紂四十三世而稷至文王僅十五世伊尹相湯湯七傳至太戊而伊尹之子陟乃爲太戊相此皆訛舛之顯然者劉知幾謂史記周以上多闕畧無體統秦漢以下始條貫有倫信然蓋上古之事荒遠難稽史冊所垂已殘缺失次而必以意爲貫穿附會之自多窒礙也不特此也劉累以擾龍事孔甲語本荒幻乃載之夏本紀而夏時有窮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羿又爲寒浞所殺浞二子澆

殪一封於過一封於戈夏臣靡起兵滅浞而立少康事見左傳此夏本紀所必當載者乃反無一字僅於吳世家伍子胥語中見之而但云有過氏滅帝相少康奔於有虞以一成一旅中興復位則又遺却后羿篡相一事且左傳羿篡位後帝相尚依斟灌斟鄩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能用兵始伐二斟而滅相相之妻后緡方娠逃歸於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乃滅澆等則自羿篡位至少康復國凡數十年而本紀但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何也商本紀湯曰吾甚武乃自號曰武王此與尉佗自稱南越武王何以異周本紀武王伐紂紂奔鹿臺自燔武王至其死處自射之三發

而後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此雖劉裕朱溫之徒尚不出此而武王爲之乎甫刑謂穆王享國百年史記謂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左傳晉獻公之子九人國語亦云同出九人惟重耳在而史記晉世家則曰八人鞏之戰左傳卻克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而史記則以爲蕭同姪子皆不符合趙武之母莊姬左傳註以爲晉景公姊而史記則以爲成公姊按成公景公父也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殺趙同趙括之事若係成公姊其時當已五六十歲尚能生遺腹子乎吳世家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處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長遂起兵相攻伍子胥傳亦言兩女子爭桑而

楚世家則曰吳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一事也。而或云女子或云小童。且吳世家則以卑梁屬楚。楚世家則又以卑梁屬吳。又楚世家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下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進曰有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於是誅數百人。進數百人。而國大治。滑稽傳又以爲齊威王卽位荒亂。左右莫敢諫。淳于髡進曰國中有大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則已。蜚則冲天。不鳴則已。鳴則驚人。於是朝諸縣令。賞一人。誅一人。而國大治。此又一手所著書。而以一事繫之於兩人者。淳于髡傳末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孟乃楚莊王時人在。

于髡前二百餘年。反云孟在髡後百餘年。又子貢已列孔子弟子傳矣。而皆殖傳。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傳矣。而滑稽傳又列之。此又皆文之失檢者。蓋史遷網羅舊聞。僅編輯成書。未及校勘。是以尙多疎悞。觀於景武二紀及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列傳。三王世家。並傳。斬列傳。俱未卒業。元成間褚少孫始補成之。則史記本未爲完書也。

伯益伯翳一人

史記伯益佐禹而秦本紀秦之先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後人皆以栢翳伯益爲二人然

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栢翳一人，則尙書載之。當與稷契臯陶同列，乃尙書所載有伯益，無栢翳，而伯益作虞，其職在若。上下草木鳥獸，與史記所云馴鳥獸者，適相脗合。則史記平水土，馴鳥獸之栢翳，卽尙書若上下草木鳥獸之伯益無疑。惟史記之大費，不見於尙書。胡應麟據汲冢書有費侯伯益之語，則大費乃伯益之封。國史記旣云大費卽栢翳，而伯益實封於費，可見栢翳卽伯益也。又按國語，羸伯翳之後也。韋昭註卽伯益也。漢書地理志又曰：秦之先爲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處官。則伯翳伯益之爲一人，尤明白可証。蓋翳與益聲相近之訛也。

路史以伯翳伯益爲二人，謂翳乃少昊後臯陶之一益，乃高陽之第三子，隤斲金仁山，則云伯翳卽伯益。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若以伯翳爲臯陶之子，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於西，臧文仲安得云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乎？又以益爲高陽之子，則夏啓時應二百餘歲，禹又何從薦之？是仁山亦以翳益爲一人也。

趙氏孤之妄

春秋魯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同趙括。左傳謂趙嬰通於趙朔之妻莊姬，趙同趙括放諸齊，莊姬以嬰之亡，故譖同括於晉。景公曰：將爲亂，公乃殺之。武趙武也從姬氏

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六田焉左傳敘趙氏孤之事如此而已國語趙簡子之臣郵無恤進曰昔先主少罹於難從姬氏畜於公宮智伯諫智襄子亦曰趙有孟姬之讒又韓獻子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是皆謂莊姬之譖殺同括並無所謂屠岸賈也里克殺夷齊卓子時曾令屠岸夷告重耳欲立之屠岸之姓始見此其後亦未見更有姓屠岸之人仕於晉者卽史記晉世家亦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言趙衰趙盾之功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氏後復與之邑是亦尙與左傳國語相合無所謂屠岸

賈也乃於趙世家忽云屠岸賈爲景公司寇將誅趙氏先告韓厥厥不肯而陰使趙朔出奔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賈果殺朔及同括嬰齊朔之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匿公宮後免身賈聞之又索於宮中朔妻置兒袴內不啼乃得免朔之客程嬰公孫杵臼恐賈復索杵臼乃取他兒僞爲趙氏孤匿山中使嬰出率賈之兵入山殺之并及杵臼而嬰實匿趙氏真孤十五年韓厥言於景公立之爲趙氏後卽武也武與嬰乃殺賈亦滅其族而嬰亦自殺以報杵臼於地下按春秋經文及左國俱但云晉殺趙同趙括未嘗有趙朔也其時朔已死故其妻通於嬰而同括逐嬰史記謂朔與同括嬰齊同日被殺

已屬互異。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被難時已有武，並非莊姬入宮後始生。而史記謂是遺腹子，又異。以理推之，晉景公並未失國政，朔妻乃其姊也。公之姊既在宮生子，賈何人輒敢向宮中索之？如曹操之收伏后乎？况其時尚有欒武子、知莊子、范文子及韓獻子共主國事，區區一屠岸賈位非正卿，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毒，一至此乎？且卽史記之說，武爲莊姬所生，則武乃趙氏嫡子也。而晉世家又以爲庶子，晉世家、景公十七年殺同括，仍復趙武邑。晉年表於景十七年亦言復趙武田邑。而趙世家又謂十五年後則其一手所著書已自相矛盾，益可見屠岸賈之事出於無稽，而遷之採摭荒誕不足憑也。史記諸世家多取左傳國語以爲文，獨此一事全不用二書而獨取異說而不自知其牴牾，信乎好奇之過也。

宰我與田常作亂之誤

史記及孔子家語俱云宰子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則宰子蓋嘗助逆者。及閱呂氏春秋與左傳相印證，乃知非宰子事，而傳聞之誤謬也。呂氏慎勢篇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謂公曰：陳常與宰子甚相憎，若相攻則危上矣。願君去其一人也。簡公弗聽。未幾陳常果攻宰子，卽簡公于廟。簡公嘆曰：吾不用鞅之言，至於此，亦見淮南子人間篇而左傳哀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歸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謂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杜註闕止字也逢陳逆殺人遂執之陳氏使逆僞病而遺以酒肉使醉守者而殺之以逃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宮子我在幄出迎之成子入閉子我於門外公執戈將擊陳氏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子我歸屬徒攻闔不克乃出奔陳氏追而殺諸郭陳恒卽田常遂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二書所載同一事也而一以爲闕止一以爲宰子則以闕止字子我宰子亦字子我故呂氏遂誤以此事屬之宰子而史記及家語并不知其詳又以爲宰子與田常作亂而夷族輾轉傳訛正如鐘盤燭籥之遞誤竟使名賢橫被誣讟成千古之冤獄由此以觀則韓非子所云宓子賤不鬪而死於人手韓詩外傳所云柳下惠殺身以成信皆戰國以後誤傳之詞非實事也

按田常殺子我一事史記於齊世家則全用左傳原文應亦知子我之卽闕止矣而於田齊世家則又以闕止爲監止以子我爲監止宗人下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是史遷旣誤闕止監止爲兩人又誤闕止監止子我爲三人宜乎以子我爲宰子也然卽以子我爲宰子則宰子之死亦以攻田常不克而被殺非黨于常也乃宰子傳何以又云與田常作亂

益可知史記追敘戰國以前之事，低悟舛謬多不可

信矣。

又按史記李斯上書二世言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東坡志林引之以證弟子傳，宰子與田常作亂之誤，謂李斯乃荀卿弟子，去孔子不遠，所引宜得其實云。此亦但明宰子之非黨於田常而不知宰子本無被殺之事也。

齊湣王伐燕之誤

齊伐燕一事，孟子手自著書，以為齊宣王，此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為湣王，遂致後人紛紛之疑。按國策韓齊為與國，篇燕噲以國與子之，國中大亂，適秦魏伐韓，田臣思曰：秦伐韓，則楚趙必救，而齊可以乘燕之亂。是天以燕賜我也。齊王乃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此篇所言齊王，尚未確指宣王，而燕王噲既立，篇則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

語。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為宣王，無可疑也。史記所以係之湣王者，則以湣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樂毅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為燕昭王報怨。想齊伐燕，與燕破齊之事，相距不甚遠，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為湣王，不知此亦在國策。特史遷未詳考耳。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隗篇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去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而為燕所破者，湣王。國策原自明白，蓋宣王破齊之後，不久即卒，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為

燕所破計其年歲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畧相符
 史遷漫不加考故於燕世家則云子之之亂孟子謂潛
 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兵伐之而
 田齊世家則宣潛兩王俱不載伐燕之事忽於潛王二
 十九年突出樂毅為燕伐齊一段可見史遷並未細核
 年歲遂難於敘次強以係之潛王而不知國策之文原
 自與孟子相合也况將兵之章子即匡章也匡章在威
 王時已將兵伐秦若如史記所云則歷威王三十六年
 宣王十九年潛王二十六七年其人不但且歷宣八九十
 年乎有是理乎通鑑以史記所載與孟子不合乃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
 下十年謂伐燕係宣王十九年事然宣王在位僅十九年
 而燕人立太子平又在伐燕後二年則燕畔仍在潛王時與孟子所記宣王
 宣王十九年此說更屬武斷

古國君在位之年豈後人可憑空增損總由於不曾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
 報怨一語遂有此紛紛也以此一語為據則孟子所記宣王伐燕正是實事而史
 記移為潛王之誤自不待言
 并無俟諸家之強移年歲矣

楚漢五諸侯

漢高紀帝初定三秦出關劫五諸侯兵東伐楚應劭註
 五諸侯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
 曰塞翟韓殷魏也顏師古則謂諸說皆非是年十月常
 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俱降三月魏王豹降
 又虜殷王卬則五諸侯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其時雍王
 章邯尚被圍於廢邱必不在五諸侯之數也吳仁傑又
 謂是時諸侯降漢者凡七河南王申陽降殷王司馬卬
 被擄皆以其地為郡韓王鄭昌降以其國封韓王信張

耳脫身歸漢初無兵從皆不得與五諸侯之數惟塞王
 司馬欣翟王董翳降漢後卽以兵從而魏豹傳漢定三
 秦豹卽以兵屬漢從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信擊降鄭
 昌遂封信爲韓王亦以兵從陳餘雖不親至而漢遣以
 僞張耳頭卽遣兵從擊楚是五諸侯者乃塞翟韓魏及
 陳餘所遣兵也顏吳二說相較吳說似更爲有據然塞
 王欣翟王翳旣降後卽以其地置隴西北地等郡與申
 陽鄭昌等同非仍使之王其地則不得尚謂之諸侯也
 且彭城敗後二王卽走降楚則其在漢軍中并未必將
 兵而淮陰侯傳云漢定三秦出關收魏河南韓卽鄭昌
卽司馬馬卽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是五諸侯內又有齊

趙矣然則漢所劫五諸侯乃魏河南韓齊趙也至項羽
 贊云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吳仁傑亦未見分晰按羽
 本紀救趙時但云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而不言何
 國惟陳餘傳謂是時燕齊楚皆救趙羽旣破秦兵自必
 并此諸軍皆將之然僅燕齊及趙三國耳若滅秦後所
 封諸侯凡十八九人則又不止五諸侯蓋羽所將五諸
 侯當以六國後已立爲王者爲斷當羽救趙引兵西入
 秦時韓王成未從其從入關者魏王豹親自引兵燕王
 韓廣遣其將臧荼趙王歇遣其相張耳齊亦有將田都
 此四國在五諸侯數內無疑其一則別有齊王建之孫
 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封爲濟北王此乃田齊之

嫡孫當亦在五諸侯之列也。然則是時田榮雖背楚而羽所將五諸侯，齊實有其二也。

三戶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蘇林曰：但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也。凌以棟乃以項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擊破秦兵，遂以南公所云三戶爲地名，殊太泥矣。曰：雖三戶，以見其人之少，猶將報怨破秦兵也。所渡之三戶，顏師古註在鄴西三十里，若南公所云三戶，卽是此地。楚之遺民安得在鄴西哉？又按左傳：趙孟命士蔑執蠻子，以畀楚師於三戶。杜註：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此又另一地也。

廣武

楚漢之時，地有兩廣武。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此廣武在滎陽。孟康曰：滎陽築兩城相對，名曰廣武，在敖倉西，三室山上是也。韓王信懼誅，逃入匈奴，與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又婁敬傳：上以敬言匈奴不可擊，以爲妄言，阻軍乃械繫敬，至廣武。此廣武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廣武縣是也。後漢書：周黨及王霸皆太原廣武人。又杜預傳：詔茂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此晉陽之廣武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

史記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索隱曰高祖大度既貫飲則讎其數倍價也按讎與售同賣物受直也武負王媪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飲則人競買之其獲利較倍於常也宣帝少時從民間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正與此相類蓋高祖本紀自澤陂遇神至芒碭雲氣皆記高祖微時符瑞而此特其一端耳索隱乃謂貫飲而償厚價則下文折券句又何說也又沛公畧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此蓋本徐廣音義史記如意死黎明孝惠帝出獵還音義云黎比也將明之時也按黎黑也黎明猶書所云昧也詩所云昧且耳楚漢春秋上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夫曰雞未鳴正將明而尚晦之候也索隱必援徐廣說訓爲比字亦固矣又惠景間侯者年表序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柝木扎也柝木皮也喻人主疎末之親如扎出於木皮附於樹也據此則肺腑之義如中山王所云葭葶及蔡邕獨斷所云瓜葛也然魏其武安侯傳蚡得爲肺腑索隱曰如肝肺之相附也則又與前注自相矛盾矣按史文本作肺腑而轉肺爲柝轉腑爲柝釋之以木札樹皮反失之穿鑿矣

漢書

史記通記古今人物與專記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陳涉

世家項羽本紀蓋已編作列朝之事也然尊羽爲紀冠於本朝帝王之上究屬非體陳涉王數月而敗身死無子亦難列爲世家班書陳項俱改爲列傳誠萬世不易之體例又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卽繼以呂后紀而孝惠御極七年竟不書雖其時朝政皆出於母后然春秋於魯昭公之出奔猶每歲書公在乾侯豈有嗣主在位又未如廬陵王之遭廢而竟刪削不載者班書補之義例精矣史記鴻門宴樊噲入衛沛公一事敘在項羽紀而噲本傳轉稍略班書則詳於噲傳而羽傳從略以噲之功宜敘噲傳且省兩處複敘也齊悼惠王肥入朝呂后以鳩酒令其爲壽將毒之孝惠欲與俱起爲壽呂后恐

乃自起反卮趙幽王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佗姬諸呂女訴之呂后遂召王餓死此二事史記皆詳叙呂后本紀欲以著呂后之忍班書則各敘於齊趙本傳亦較爲得法蓋著作之事創者難而踵而爲之者必更精審也然固亦有疎漏者項籍傳田榮怨楚乃自立爲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是彭越之印榮所予也而彭越傳則曰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則又以爲漢子之印矣項籍傳項梁使使趣田榮發兵共擊章邯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我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乃不忍殺則項梁之言也而田儋傳乃載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

王窮而來歸殺之不誼則又屬懷王之言矣齊哀王起兵誅諸呂使祝午給琅琊王澤至齊而陰令午發其國兵將之澤不得反國乃說齊王願先入長安與諸大臣議立齊王爲帝齊王乃資送之至長安是起兵始於齊哀王澤爲所欺始設計入長安也而澤傳又云太后崩澤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而西至梁聞灌嬰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驅至長安則又似起兵由澤始事矣吳王濞傳七國反周亞夫至雒陽問計於鄧都尉都尉教以以梁委吳但輕兵絕其糧道使吳梁相敝乃以全力制之亞夫從其策是以梁委吳之計亞夫至雒陽後遇鄧都尉始定也而亞夫傳則謂

亞夫初受命卽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是此策亞夫未出長安早定於胸中不待至雒問鄧都尉矣按吳楚盡銳攻梁梁求救亞夫亞夫不往梁上書言天子天子詔亞夫往救亞夫仍守便宜自非先奏帝其敢抗詔旨乎則以梁委吳之計當是亞夫早定而吳王濞傳所云問計於鄧都尉者不免岐互也武帝本紀元光元年策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按仲舒對策在建元之初並不與公孫宏同時本紀所云亦誤平當傳云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按絳侯周勃相文帝其子條侯亞夫相景帝亦父子宰相也班氏何以忘之武帝陳皇后廢以

陽館叢書 卷五 六
百金奉司馬相如相如爲后作長門賦以悟帝后復得
幸此事宜載之陳皇后傳而竟不書鉤弋夫人被譴送
獄夫人叩頭帝曰趣行汝不得活正見帝懲呂后之禍
剛決如此宜載之鉤弋夫人傳亦竟不書但云有過譴
死史記酷吏傳趙禹張湯義縱同傳故湯傳末書禹免
官後十餘年卒於家見禹之用法尚平也縱傳末書後
一歲張湯亦死見湯與縱之酷相似也漢書旣以張湯
另入列傳不在酷吏內矣乃縱傳末仍云後一歲張湯
亦死有何來歷照應耶又史記不專記漢事故古今人
物臚列不遺班氏旣作漢書則所記皆漢事也乃班昭
續之又作古今人表何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當

張晏曰老子元默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典禮乃在
第四田單以孤城復全齊魯連之忽於榮利藺子之伸
威於秦退讓廉頗乃皆在第五而大姬巫怪好祭鬼神
寺人孟子怨刺作詩乃反在第三其餘紛錯更不可勝
數又貨殖傳范蠡子貢白圭皆非漢人也乃亦仍史記
之舊一并列之安所謂漢書耶此實班書第一蛇足也
又王莽篡位班書不列入本紀而別爲莽傳附於卷末
固是但其體例仍似本紀敘事後漢張衡以爲莽傳但
應載篡事至於編年紀月宜爲元后本紀此亦創論然
元后歿後莽尚未敗則宜何書衡又以爲宜以更始之
號建于光武之前似直欲爲更始作本紀者此却謬論

愚謂是時并不必立元后紀而立孺子嬰本紀為是孺子嬰被更始所殺之歲即光武建元建武之歲年月略無空缺更不煩仿史記秦楚之際特立年月表也余既創此論自以為得作史之法及閱文心雕龍有云子宏雖偽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則謂王莽傳宜改作孺子嬰紀實有先獲我心者惟孝惠後當立子宏本紀之說則不達於理

子宏既非劉氏子安得舍真母后而反紀偽主耶後世修史遂成官書古時如司馬遷李延壽之類則

自作一家著述班彪改史記為漢書亦是私史至其子固欲續成其業為人所告誣以私改國史明帝取其書閱而善之乃使固終成前所著是漢書已屬官書矣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就和帝又詔其妹昭續之又令馬融兄續繼昭成之是續漢書不特班昭又有

馬續矣至其體例刪去世家而存紀傳陳勝項籍俱入列傳中此皆班彪所定非固所為也見彪本傳

漢高祖有後母

漢書高祖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及呂后為質不見有母也高祖五年追尊母媪為昭靈夫人漢儀註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黄北後於小黄作陵廟以此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晉灼亦曰五年已追尊先媪明其已亡此云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也按史記高祖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即萬年邑則漢書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無疑荀悅漢紀則

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乃是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太上皇葬萬年耳此尤明白可見高祖無太上皇后也然李奇曰太上皇后高祖後母也按史記項羽本紀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為質及鴻溝之約羽又歸漢王父母妻子雖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泛詞然果無母則何必曰父母乎陸機作漢高祖功臣頌亦云侯公伏軾皇媪來歸謂侯公說羽乃以其父母歸也又楚元王交傳交高祖同父弟也師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異母弟也然則太公是時蓋有後妻矣為質於楚軍時必與太公同在軍中故曰項王取漢王父母為質也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蓋即此後母也史記

於王陵傳但言太上皇及呂后者明此二人乃高祖所急故不書餘人於項羽傳書取漢王父母妻子者統而

言之以紀其實也

又史記漢書俱不載高祖之父太公字名按後漢書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祠高廟遣使祠太上皇註高祖父也名熯一名執嘉又司馬貞史記索隱謂高祖母溫氏此即昭靈夫人也

史記闕文漢書衍文

史記趙世家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邯鄲趙都也都既失則君托跡何所楚昭王之失郢也書其奔鄖奔隨齊潛王之失臨淄也書其奔衛奔魯奔莒今兩年之內不書成侯在何所此缺文也漢書景帝中元三年正月皇太后崩謂是景帝母竇太后耶則崩於孝武之世而非景帝時也謂是景帝

廢后薄氏耶則不當云太后且廢后死不書也則此皇太后崩四字衍文也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亦字亦衍文劉向傳上欲用向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上不字亦衍文也

漢書古本

漢書尚有古本今所傳非其舊也南史劉之遴傳梁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獻昭明太子太子使之遴及張纘到漑陸襄等參校與今本異者數十處其大略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之年月日又按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

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後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英彭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今本無此卷云按蕭琛傳此古本漢書乃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文字非隸

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則此古本漢書本琛得之於北僧以餉鄱陽王王又轉獻昭明太子者所云今本蓋卽梁代所行與今刻不異至其改古本爲今本不知起於何時蓋卽其妹續成時所重爲編次耳宋景文校刻時其所校舊本內尚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與今同則今本卽曹大家所定無疑也

顏師古注漢書

顏師古注漢書考核固詳然亦有紕繆者韓信傳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師古曰直帶一劍更無餘資此特因上文歷敘信貧况遂從而爲之說耳按許氏說文杖持也然則信傳之杖劍與張耳傳之杖馬箠蘇武傳之杖

節牧羊不過同一執持之義也又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所謂恐怒無所信鄉者諸羌以安國肆威皆恐懼憤怒無所信從歸向遂激而成旅拒之變耳王莽傳五威將師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正與此相類師古註乃謂諸羌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其解抑何迂曲乎又蕭望之傳蕭育爲茂陵令會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及罷出傳召育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

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此乃蕭育自負之詞不能承順上官詣曹瑣瑣猶孔文舉謂曹操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韋孝寬謂祖珽曰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語氣正相類耳師古註乃謂育自言欲免官而去便是杜陵一男子何須召我詣曹乎覺轉失語氣矣男子之稱固有作無位之人之稱者如後漢書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晉書忠義傳吳興男子沈勁然不可概論也又趙禹傳禹爲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此不過謂公卿有來謁者禹終不往答也師古注乃曰以此意告報公卿是竟以報謝二字屬下句謂禹自明此意於公卿間矣不亦

太迂遠乎又路溫舒傳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張晏曰光解光也按百官公卿表昭帝元鳳六年廷尉李光此卽舉溫舒爲掾史者也若解光者哀帝初以明經通災異得幸見李尋傳後爲司隸嘗奏趙昭儀賊害王子又劾王根王况其去元鳳時已六十餘年亦不聞其爲廷尉也張氏之解亦誤

班書顏註皆有所本

葛洪云家有劉子駿漢書百餘卷欲換漢書編錄漢事未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記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始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一萬餘言而已王鑿因推論之謂班書寔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選中所載

多不稱何其長於史而短於文及觀葛洪所云乃知漢書全取於歆也新唐書顏遊秦乃師古之叔嘗撰漢書決疑師古註漢書多取其義許觀因追論之謂游春許觀春謂游所作決疑十二卷時稱大顏師古為太子承乾註漢書盡取其義是師古註實遊春註也按古人著述往往有先創者不得名而集之者反出其上遂因以擅名者固不特此二書也北史蕭該撰漢書音義又有包愷亦精漢書學者以蕭包二家為宗新唐書姚班傳班祖察撰漢書訓纂後之註漢書者往往竊其文為已說班乃著紹訓以發明之是唐以前註漢書者已多并不止遊秦也師古同時又有劉伯莊劉訥言及秦景通兄弟

皆名家景通晉陵人與弟暉俱精漢書時號大秦君小秦君學漢書者非其所授以為無法此又師古同時之精漢書者也又房元齡以師古註太繁令敬播撮其要為四十篇後王勃以師古註多誤又作指瑕以摘其失

後漢書

後漢書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於藉手其先有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光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伏無忌黃景又奉命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單于西羌地里志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又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十四篇號曰漢紀熹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

盧植續爲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後漢書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漢紀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宏作後漢紀三十卷宏自敘所采書除謝承司馬彪華嶠謝沈外尚有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及諸郡先賢傳等書是後漢之紀載不下數十種成書旣多採擇自易兼有遷固爲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當如改外戚傳爲皇后紀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術列女宦者諸傳皆前史所未及而實史家所不可少者也其自負

謂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論寔天下之奇作然其編輯亦多所未當如鄭康成一代大儒鄭興賈逵亦深於經學乃不入儒林傳興逵仕於朝有事蹟可紀人之列傳猶可也康成屢徵不仕不之儒林而編爲列傳可乎卓茂魯恭郭伋杜詩張堪廉范皆以吏績著而不入之循吏傳或以其官不以吏終也然班書循吏傳黃霸不嘗爲丞相乎朱邑不嘗爲大司農乎陽球奏誅宦官王甫等剛正嫉惡不避權勢自當與李固杜喬等同傳乃列之酷吏可乎旣有逸民傳矣孔休劉宣諸人避莽不仕蜚遯終身何以不列入而僅附於卓茂傳之末乎旣有方術傳矣而楊厚傳通篇皆敘其

占驗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術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明年爲更始元年，又明年爲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始卽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位凡三十三年，則光武應是六十三歲，而本紀乃云六十二歲，誤也。虞詡傳中常侍張防擅弄威柄，詡劾奏，反爲所誣，下獄拷掠。宦者孫程、張賢知詡無罪，乃奏白其寃。時防在帝後，程卽叱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則程乃宦寺之賢者，此事至今凜凜有生氣。程旣另有傳，此事何不載之本傳中，乃反詳於詡傳乎？徐穉傳、陳蕃爲豫章守，請穉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陳蕃傳則云：「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士，前後郡守皆不能致，惟蕃能致焉，特置一榻，去則懸之。」而敘蕃守豫章時，略不及徐穉事，何也？又陳蕃傳、小黃門晉陽趙津乘勢犯法，太原太守劉瓚案其罪，殺之，則此乃劉瓚事也。而王允傳云：「允爲郡吏，晉陽趙津放恣，爲一郡患，允討捕殺之。」則又作王允事矣。蓋是時瓚爲郡守，允爲郡吏，共成此事，而傳不晰言之，竟似兩事矣。又十志乃劉昭取司馬彪所作，以補范書者，增百官及輿服志是矣。刑法藝文亦史之所當載者，乃不爲作志，則東漢之刑名及諸人著述於何考乎？此又補註者之失也。

後漢書二

史遷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倣之，亦於

各紀傳後作贊是班之贊卽遷之論也乃范書論之後又有贊贊之體用四字韵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闢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下以滅其踵襲之迹耳不知史漢之敘述篇各有引詞所以自明作書之本意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世家列傳班書因之又謙而改作爲述亦所以明作某紀某傳之意故論贊之外以此系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范書之贊則非爲此但於旣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韵語耳豈不辭費乎

後漢書註

後漢書註乃唐章懷太子賢集諸儒張太安劉訥言格希元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成之見唐書章懷太子傳按梁時有王規嘗輯後漢衆家異同註續後漢書二百卷又劉昉集後漢同異註後漢書一百八十卷吳均又註後漢書九十卷則唐以前註此書者已多章懷註蓋又本諸書也

隱齋叢考

卷五

三

